

大雪深处是吾乡

江初昕（江西）

晨起推窗，外面已是一片洁白的世界。密密的雪花在楼宇之间飞舞着，俯瞰楼下的马路，汽车在雪地里划出了一道道车辙，路边的行道树上、小区的绿化草丛中，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在道路的分割下，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白色——城市的雪，下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雪花在眼前翻飞、飘落，我定定地看着，想起了过去在乡村的日子。

乡村的雪就不同了，一切都是大写的姿态。站在村庄里向远处望去，雪落山白，山岭上雪雾相接，已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因穿了一身“雪衣”，山体看起来臃肿了许多。而村外的田野最能显出大雪的磅礴之势，田野里的油菜、冬小麦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立在田间的稻草人则模样最为有趣，不仅披上了白袄，下巴上还蓄起了白白的胡子，变成了憨态可掬的稻草老人。

到处都是雪，平日里随处可见的麻雀，这个时候都聚集在稻草垛的附近，有的在稻草垛上蹦蹦跳跳地觅食，有的甚至直接在垛里筑了巢，叽叽喳喳，好不热闹。稻草垛上也覆了一层厚厚的雪，但垛内仍然藏着热气，在草垛里抽出一抱稻草，手感温温的，散发出青草的味道——即使你已远离乡村多年，这种味道也会一直跟着你，有时，还会在梦中出现。

飘在村庄里的雪花，仿佛在跳着一支华尔兹舞曲，它们踩着节拍落下，落在越来越浓的年味里。农家小院儿的井台边、猪圈里都积了一层雪，早上起床，推门入院，留下一溜儿脚印便出了院儿。平日里青砖黛瓦的村庄，此时已是银装素裹，天地间一片洁净。一捧捧雪从树梢上滑落，树林里传来“扑棱”几声响动，冷不丁的，还会有“啪”地一声脆响，那是毛竹承受不住大雪的重负，折断了。

河水静止了，水车也静止了，晶莹的霜花静静地开放在薄薄的冰面上。偶尔可见几株枯黄的水草刺破薄冰，裹了冰直挺挺地向上立着，如小型雕塑一般精致。透过脆薄的冰面，还能看到冰下有暗流涌动，潺潺的流水声隐约入耳。田野里，一种绿色的希望正悄悄地传递着，那是如雪一般朴素的心灵对来年的期盼。一场大雪给村庄和农人们注入了多少心灵的甘泉啊，因农闲而寂静的许久了的乡村冬日，又在大雪中活了过来。

乡村的雪夜里，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灵性。屋外北风呼号，大雪漫天飞舞，屋内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聊天说笑，炭炉里的火烧得正旺，炉上铁锅里的饭菜“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满室飘香……

朋友说，川东邻水境内的五华山，峰秀、水清、林美、树奇，多次邀请我去小住几日。

盛情难却。秋阳中，我走进了五华山。

五华山属川东平行岭谷明月山脉。在2014年之前，五华山并不为人所知，这里曾是贫困落后的典型。乡亲们大多住的是茅草屋、土坯房，出产的土豆一斤只能卖8分钱，还要翻山越岭地背到10公里外的集镇上去卖。因为贫穷，这里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一些留守老人，他们整日在这大山里枯坐守望，数着星星过日子。没曾想，短短4年之后，五华山在2018年华丽转身，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

车行至五华山的十二生肖文化广场时，已是傍晚。下车后，顿感一股清冽的空气直往肺腑里钻。暮色虽已深沉，但广场不远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钱声广（四川）

处的一条标语却格外醒目，“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是的，幸福不是等来靠来的，只有奋斗才能得到。我想，五华山美丽嬗变的背后，一定发生过很多不平凡的故事。

旅游区的熊维应董事长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五华山人，这里的老百姓称他为“五华山之子”。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聊天的空暇中，我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学的什么专业？”他说自己16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了，20多年来，为了生计，他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跑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我又问：“你为家乡的发展投这么多钱，为的啥？”他的回答很朴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修一颗良心，做一个好人。”这些话，他是对着家乡连绵起伏的青山说的，从他坚定的目光中，我读出了一种担当，一种执着。

我们沿着植物创意园的林间小道边走边聊。那是一条绿色生态步道，路面并非水泥或碎石铺就，而是厚厚的松针叶。步道的两旁，一排排茶树被编织成绿色的篱笆，将松林和步道隔开。偶尔可见一两棵松树在割松脂时留下的疤结被绘成了各色图案，似乎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我们一行人都为这个巧妙的创意交口称赞，而我的思绪也在朋友们的谈笑中越飞越高——在这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中，在这四季分明的连绵大山里，是谁开启了先人们最初的生活？是谁播种了这些生生不息的绿色植物？难道真如传说中所言，是老子李聃在此修道时用犁铧开拓出的五条山梁，耕地种植？如果是，山里那些珍贵的松柏、金丝楠木、红豆杉等，莫不是顺着自然的法则传承下来的？

想着想着，我渐渐地放慢了脚步。徜徉在这弯弯的山道上，心情也如温暖的阳光般明亮又舒畅。如果说五华山的老君文化、道家文化有穿越时空的力量，那么，植物创意园是否也应合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法深意？在植物创意园里，《诗经》里的那些植物、成语中的那些故事正得到新生，成为映射生活的生动写照，文旅结合所产生的核心竞争力，将五华山打造成为一个灵动的存在。

我在五华山的游走并不仅限于植物创意园，深秋的五华山异彩纷呈，或金黄，或火红，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站在观景台上，老君寺村农舍地上重建的一排排小洋楼尽入眼底，那是当地乡亲们的生活区和康养中心。正在欣赏间，我的耳边飘来了景区工作人员感慨的话语：“这样的好日子，前些年是想都不敢想啊！”



祖国啊，祖国！

（外一首）

李兵（四川）

祖国啊，祖国！
写下这辽阔的文字
写下这庄严的词语
我的心开始战栗
该用什么样的描写才可以表达
热爱和崇敬？

祖国是大海，我只是浪花一朵
只有融入浩瀚才能气势磅礴
即使渺小
也要唱出晶莹的颂歌！
祖国是森林，我只是小树一棵
迎着阳光，沐着雨露
亿万棵树沿着长江黄河
站成东方的巍峨！

祖国啊，祖国！
写下这伟大的文字
写下这庄严的词语
我反复推敲琢磨
该用什么样的色彩才可以着墨
山的挺拔水的蹉跎？

祖国是蔚蓝的天空
我只是白云一朵
祖国是绿色的大地
我只是青草一棵
祖国是东方的脊梁
我只是黄土一坨
祖国是红色的太阳
我只是星星一颗
……

祖国啊，祖国！
七彩缤纷里有亿万种颜色

祖国啊，祖国！
我走向草原、高山或者田野
我贴近土地、粮食或者花朵
就会触摸到你青春的心跳
就会呼吸到你芬芳的气息
我暗暗下定决心写好一撇一捺
从今天开始，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学会挖井取水，懂得栽树乘凉
像乌鸦一样反哺母亲
像蚯蚓一样耕耘土地
即使是一只卑微的蚂蚁
也要挪动幸福的日子

我的中国梦

我有我的梦
你有你的梦
我们的梦源自长江
我们的梦来自黄河
渴望，被上下五千年历史点燃
豪放里澎湃欢乐的梦
婉约中倾泻苦楚的梦
在唐诗宋词中
一遍遍被汉字的平平仄仄擦亮
燃烧成不屈的信仰

你的梦是晶莹的露珠
我的梦是喜悦的泪花
我们的梦汇在一起
汇成长江聚成黄河

我的梦是嫩绿的小草
你的梦是发芽的树苗
我们的梦团聚一起
催生草原繁衍森林

你的梦是蔚蓝的
我的梦是青翠的
我们的梦聚集在一起
就是五彩斑斓的中国梦

我们的中国梦
离不开长城的雄伟和黄山的巍峨
我们的中国梦
离不开滚滚的长江和滔滔的黄河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让巨龙腾飞自我
让华夏儿女嘴里都吟唱幸福之歌

炊烟是回家的路

寇俊杰（河南）

着炊烟，从上到下，把目光拉回灶房，仿佛看到了家人在灶房忙碌的身影。顿时，浑身的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近了，又近了，他们走的仿佛不是曲曲折折的田间小路，而是摇摇摆摆的炊烟。他们的心已迎着炊烟往下，再往下，钻进烟囱，停靠在家充满温馨的感觉里。

每逢佳节临近，从屋顶冒出的炊烟在轻风的吹送下，慢慢升腾，饱含着亲人的招唤，飘向远方。它一定是去寻找身在异乡的亲人了，它将和游子在梦里相逢，然后拉着游子，沿着炊烟，踏上回家的路。不管这条路通向何方，通得多远，浪迹天涯的游子只要踏上这条路，目的地一定是家里的那缕炊烟。炊烟有时像一条洁白的飘带，连接着家乡和外地；有时像亲人挥舞的手臂，呼唤着游子的归来；有时像永远盛开的花朵，散发着故乡的味道。炊烟，从有形到无形，从厚重到飘散，千变万化，但只要眼里有炊烟，心中有乡愁，就不会成为迷路的孩子。看到了炊烟就看到了家，古老的村口一定会有母亲和妻儿的牵挂，急匆匆的脚步像上足了发条的时钟，分分秒秒向家进发。

元朝诗人王冕在《墨萱图》里说：“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

故乡的炊烟伴着人间烟火，从家里出发，浪迹天涯，但它是用乡愁铺成的路。不管走得多远，有了这条路相连，一头是拼搏的汗水，一头是幸福的未来。世间不可能没有漂泊的游子，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家人的愿望，有些人还是要踏上征途，和亲人告别，和村庄告别，最后回首一眼，还要和炊烟告别。

不管离开故乡有多少年，不管距离故乡有多么远，老家灶房里那缕炊烟，永远是游子心中不断的路，虽然这条路有时弯弯曲曲，但路永远都不会改道，更不会消失，因为路的那头有童年，有亲人，有乡愁，更有无尽的思念。

故乡的冬天

吴建（江苏）

牛棚里的牛儿收起了野性，不再有青草让它们你争我夺，金黄的稻草使它们的咀嚼更加有力。咯吱，咯吱，一声连一声，不紧不慢，将冬天的日子一点点嚼进腹中。很多猫儿狗儿在阳光下一蹲，就不想动，在暖暖的冬阳下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只有张大爷家的大黄狗还是那么争强好斗，对着路过家门口的行人“汪汪汪”地叫唤几声。突然，它发现一只野兔从老槐树下窜过，连忙飞也似地追赶。

经过了春播夏忙秋收，冬日成了故乡农人们的“节假日”。吃过早饭，女人们便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一边做着各自的针线，一边张家长李家短的叙说着全村里最动人的故事。一屋的女人，一屋的笑声与抱怨声。笑声可震落屋顶的尘土，抱怨声则绵绵悠长。无论如何，女人手中的

活计却从不间断过。那些腰已弯得象弓一样的老人们，手里拿着长长的烟袋，倚靠在南墙根下，享受着“日光浴”，暖在身上，也暖进了心里。也有几个闲不住的老农习惯地扛起铁锹去田里，归来时带回些芋头、红薯，洗净干净切成片扔进沸腾的粥锅里。

冬日的村庄处处洋溢着喜庆和欢笑。农人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嫁娶的良辰吉日选择在这个季节。谁家门上贴起大大的红“喜”字，村里的男女老少就会聚集到这家“忙喜”。大红的囍字，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穿着红衣的新娘，红红火火的场面映红了每一张笑脸。一群顽皮的小男孩顾不上擦去鼻涕，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玩得也不亦乐乎。一会儿说要几颗喜糖，一会儿缠着母亲要钱。听见院外响起卖货郎那“梆梆”的小鼓声时，他们便一窝蜂地跑上去围上去，找寻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故乡的第一场雪在这个晚上悄然来临，漫天的飞雪酝酿着浪漫的情思。女人洗好碗，将孩子打发去睡觉了，然后拎起话筒给在外打工已经半年没回家的男人打电话。放下话筒，拉灭了灯，女人睡下了。偶尔一阵狗叫，将冬日的夜和女人的思念拉得悠长悠长。

过些日子，老人们会从旧屋的墙角搬出沉重的木犁和大板锄，认真地检修起来。或者拿到镇上的铁匠铺里加工一番，然后安上刺秋木做的新木把儿，准备着来年的春耕。

故乡的冬天，无尽的生命力和看不见的种子在地下默默地酝酿，只等冬去春来的那一天，欢呼着爆发出来，灿烂成春天的亮丽。

雪霁

汤青（安徽）摄

